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七九冊目錄

文學類

東萊呂紫微詩話一卷	宋呂本中撰	宋	百川	一
艇齋詩話一卷附校讌、續校 、補校、提要	宋曾季狸撰	宋	游潛著	明徐泰著
滹南詩話三卷	宋王若虛著	宋	函海	一四三
姜氏詩說一卷	宋姜夔錄傳	宋	海山	一四五
詩評一卷	宋敖陶孫撰	宋	海	一四六
滄浪詩話一卷	宋程兆胤錄	明	學	一四七
江西詩派小序一卷	宋方嶽撰	明	海	一四八
深雪偶談一卷	宋劉克莊撰	明	山	一四九
梅磾詩話三卷	宋嚴羽撰	明	學	一五〇
吳氏詩話二卷	宋韋居安著	明	海	一五一
吳禮部詩話一卷雜說附	宋吳子良著	明	函	一五二
東坡詩話錄三卷	元吳師道撰	明	海	一五三
蓮堂詩話二卷附提要、校讌 、續校	元陳秀明編	明	海	一五四
蓮堂詩話一卷	元不知足	明	山	一五五
唐詩話二卷附提要、校讌	明不知足	明	學	一五六
歸田詩話三卷	明瞿佑著	明	海	一五七
南漢詩話一卷附提要	明都穆撰	明	函	一五八
夢蕉詩話一卷附提要	不知足	明	海	一五九
詩談一卷附提要	不知足	明	山	一六〇
升菴詩話十二卷附補遺二卷	升菴詩話十二卷附補遺二卷	明	學	一六一
餘冬詩話二卷	明不知足	明	海	一六二
四溟詩話四卷	明不知足	明	函	一六三
揮麈詩話一卷	明不知足	明	海	一六四
夷白齋詩話一卷	明不知足	明	山	一六五
存餘堂詩話一卷	明不知足	明	學	一六六
詩的一卷	明不知足	明	海	一六七
國朝詩評一卷	明不知足	明	函	一六八
全唐詩說一卷	明不知足	明	海	一六九
明詩評四卷	明不知足	明	山	一七〇
藝圃類餘一卷	明不知足	明	學	一七一
余山詩話三卷	明不知足	明	海	一七二
恬致堂詩話四卷	明不知足	明	函	一七三
玉笥詩談二卷附續	明不知足	明	海	一七四
唐詩談叢五卷	明不知足	明	山	一七五
榆溪詩話一卷	清徐世溥著	明	學	一七六
學海	明胡震亨著	明	海	一七七
學海	明朱孟震著	明	函	一七八
學海	明李日華著	明	海	一七九
學海	明陳繼儒著	明	山	一八〇
學海	明王世懋著	明	學	一八一
學海	明王世貞著	明	海	一八二
學海	明紀錄著	明	函	一八三
學海	明寶顏著	明	山	一八四
學海	明二六四	明	學	一八五
學海	明二七二	明	海	一八六
學海	明二八三	明	函	一八七
豫章	明二九九	明	山	一八八
豫章	明三一	明	學	一八九

漫堂說詩一卷

清宋榮著

學海三一四

五代詩話十卷

清王士禛原編

粵雅三一六

蓮坡詩話三卷

清鄭方坤刪補

龍威四一〇

榕城詩話三卷

清查爲仁著

知不足四二一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八卷

清杭世駿撰

藝海四三一

山靜居詩話一卷

清周春纂

別下四六〇

拜經樓詩話四卷

清方薰著

藝海四六四

石洲詩話八卷

清吳騫著

粵雅四八〇

小滄浪筆談四卷

清翁方綱撰

函海五二二

定香亭筆談四卷

清李調元撰

知不足五四一

廣陵詩事十卷

清洪亮吉著

粵雅五二二

涇川詩話三卷

清宋大樽著

函海五二二

園爐詩話六卷

清阮元記

文選五七八

月山詩話一卷

清許增輯

文選六二八

白石道人詩詞評論一卷附補遺

清吳喬述

文選六七〇

白石道人詩詞評論一卷附補遺

清恒仁纂

文選七二三



東萊呂紫微詩話

呂本中撰

表叔范元質既從山谷學詩，要字字有來處。嘗有詩云：東甫雖黃須倚閣，君卿唇舌要施行。

從叔大有少時詩云：范睢才折穰侯背，蔡澤聞之又入秦。不減王荊公得意詩也。

外弟趙才仲少時詩云：彭澤有琴常無弦，大令舊物惟青珉。我亦四壁對默坐，中有一床供晝眠。元質深

貴愛之，云殆似山谷少時詩也。

夏均父既文詞富贍，傳蹟少及。嘗以天寒結雪案游子有所之，爲韻作十詩留別饒德操。不愧前作也。

晁季一貫之，嘗訪杜子師與不遇，留詩云：草堂不見浣溪老，折得青松皮水歸。

衆人方學山谷詩時，晁叔用冲之獨專學老杜詩，衆人求生西方時高秀質獨求生兜率。

叔用嘗戲謂余云：我詩非不如子，我作得子詩只是子差熟耳。余戲答云：只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爲然。

王立之直方病中，以書畫寄交舊。余亦得書畫數種，與余書云：劉玄德生兒不象質，蓋讓其子不能守其圖書也。余初未與立之相識，而相與如此。及均父嘗寄立之詩云：書來整整復斜斜。蓋謂其病中作字如此。

饒德操酷愛徐師川佛像廟詩，開元天寶間，袞袞見諸公，不聞張與許，名在臺省中之句。

張先生子厚與從祖子遠同年進士也。張先生自登科不復仕居毗陵。紹聖中，從祖自中書舍人出知睦州。子厚小舟相送，數程別後，寄詩云：簾幕雲鶯各有程，匆匆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蓬蘽底，共聽蕭蕭夜雨聲。先生少有異才，多異夢。嘗作夢錄，記夢中事，予舊寶藏，今失之。先生夢中詩如楚峽雲煙，宋玉愁月明，漢淨印銀鉤，裏王定是思前夢，又抱龍衾上玉樓。又無限寒鶴冒雨飛，紅樹高高出粉墻之句，殆不類

人間人也。紹聖初，嘗訪祖父榮陽公於嚴陽，既歸，乘小舟浙江至烏江，還書云：今日江行風浪際天。嘗記往往在京師作詩云：苦狀塵沙隨馬足，却思風浪拍船頭也。

汪信民於文無不精到。嘗代榮陽公作張先生哀詞云：惟古制行，必中庸兮。降及末世，戾不通兮。首陽柱下，更抽工兮。其餘忘之矣。

紹聖初，榮陽公自湖中赴懷州。叔祖赴陸州，適近於鎮江，別後，叔祖寄絕句云：江南江北來，昨夜同枝宿。平明一聲起，四顧已極目。

江西諸人詩，如謝無逸富贍，饒德操蕭散，皆不減潘邠老。大抵精苦也。然饒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殆不可及。嘗作詩，勸予專意學道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傾仰偷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域。城公文章不老，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好，貧夜三十刻。胡床跌坐究幡風。

邠老嘗寄德操均父詩云：文如二雅徒懷璧，武似三明却報弓。松柏參天西邑路，時時騎馬訪禪公。文如宣和末，林子仁徵，寄夏均父，詩云：舊憶它年接緒餘，餽三落托我迂疎。深橋幾換風前柳，僧壁今留醉後語。忘記下四句，饒三德操也。

吳春卿參政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過郭店謁文靖公墓詩云：漢相嚴肅真國英，門庭曾是接諸生。

秋誠論四時具河嶽精神一坐傾。議者以爲頗盡文靖儀觀論議云：

勝元發甫賀正獻公拜相啓云：玉璜釣淵家傳潤水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賓臨大朴，蒞還

仁祖之風，朝野一辭復見中公之政當時稱誦之。

劉師川莘老丞相幼子力學有文嘗贈舍弟詩云：大阮平坐予所愛，小阮相逢亦傾蓋。

濟陰未識情更親，信手新詩落珠貝。楊氏作公誰料理，威孫有後誠可喜。

長亭木落風雨多，無酒飲君如別何。余時爲濟陰縣主簿，大阮謂我止也。

曾子固舍人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璣作守歐公、王荊公、諸人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伯玉殊不爲禮。一日就設廳召子固作大排，唯賓王二人亦不交一談也。既而召子固於書室，謂子固曰：人皆謂公爲

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閱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迺謂子固曰：吾試爲之。卽令子固書曰：六經閱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其下文不能具載，又令子固問書傳中

隱晦事，其應答如流。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閱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迺謂子固曰：吾

見丈以道言，劉斯立^岐初登科以賢稱，就亳州見劉貢父所稱引，皆劉所未知。於是始有意讀書以道又

意異爲學矣。

言少年讀書時，嘗鄙薄蔭補得官，以蔭補得官不是作官。後從李德叟游，德叟輕賤科名，議論高遠，方有

意，真爲學矣。

叔祖侍御公嘗與賓客飲酒，時大有尚幼，侍側叔祖令大有作四聲，大有應聲云：微雨變雪。

元祐中諸院人居榆林甚盛，嘗一日同游西池，有士子方行觀，嘆曰：執荷不餓死，備冠多誤身。從叔叔

晚達那知有早窮，顧我巖棲終作底，漫將病目送飛鴻。

吳應聲問曰：秀才汝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也。未，士子甚驚嘆。

東萊公嘗與某從出城至村寺中，寺僧設冷淘，止具酢，無它物。令衆對入寺冷淘惟有酢。叔巽應聲對云：

出門蒸餅便無鹽，衆服其敏。

崇寧初，晁以道居登封，榮陽公嘗寄詩云：將謂清風全掃地，世間今復有盧鴻。以道和詩云：潤漬人老釣

綸中，晚達那知有早窮。顧我巖棲終作底，漫將病目送飛鴻。

崇寧末，東萊公迎侍榮陽公居真州，船歸，晁以道赴官明州來訪公，留連數日而去。別後以詩寄公云：鳳

老不竹食，子復將衆難。一門三世行名教，文章俱自可。不富貴，天德公已餘公乎？默終日誰言得貌，陳人間亦何事？前賢重作舊，公豈不窮愁？聊爲筆墨娛掩卷，長歎息曷不嚴廊歟？却慚小人計，不當君子居。可恨只江水，湖生明月初，振拖艷北客，別去耽吟謝回首。望丹穴，涕泣日漣如。

崇寧初，榮陽公守曹州，陳無己以詩寄公云：往時三呂共倚天，道勒回轍電足今。十人也，真稱子詩云：呂家三相盛天朝，流澤于今有鳳毛。世業中微誰料理，却收才具入風騷。

曾元嗣賦和閑窗作十友詩，蓋謂顏平仲、蔡京、錢德操、高秀質、黃庭堅、韓子蒼、周及余諸人。凡

還直選英靈，縱談尚記華嚴夜，枉道難回刺史車。乘與寃爲七字句，逐人聊代八行書。紹聖初，榮陽公罷

經筵，出舍城東華嚴寺，無已與晁伯禹載之，唐李實之間皆來訪公。每晨興公未起，三人者皆揖於門外，及寢公就枕，三人者皆揖於門外，如親子弟云。

崇寧初，榮陽公自曹州與相州太守劉壽臣、唐老學士兩易會於滑州，滑守陳伯修師錫殿院也。坐中有詩云：金馬舊游三學士，玉麟爻政兩諸侯。蓋記當時事也。

楊念三丈道孚，一呂氏重甥，張公文酒之甥也。少有才思，爲舅所知。年十五時，在鄂渚作詩云：洞庭無風時，上下皆明月，微波不敢興，甚靜蛟蜃穴。

元符初，榮陽公寓居歷陽道學爲州法曹掾。嘗從公出游，以職事遞歸。道公詩云：雨綠指紅郭外田，山淡

水淡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賞，一檄呼歸亦可怜。公甚稱之。

李方叔^耆嘗作寒食詩，千株蠶炬出巖闕，走馬天街賜近臣。我亦茅齋自鍛燒，燭針燒艾檢銅人。又嘗贈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

方叔祭東坡文云：皇天后土實表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復收自古英靈之氣。

榮陽公紹聖中謫居歷陽，閉戶却掃，不交人物。嘗有詩云：老讀文書與易闡，須知養病不如閑。竹牀瓦枕

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外山。

東萊公元祐中西池詩云：遊人初避熱，多傍柳陰行。崇寧中，閑居符離，嘗步至村寺，作詩贈僧云：柳外陰

中一鐸鳴，老僧拄杖出門行。自言老病難看讀，只坐蒲團到五更。

饒德操初見潘邠老和山谷中興碑詩，讀至天下事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嘆曰：潘十後來做詩，直至此地位耶。

邠老送山谷貶宜州詩，可是中州着不得。江南已遠，更宜州。山谷極稱賞之。

何斯舉與晉和余詩云：秋水因君話河伯，接離持酒對山公。斯舉卽陳無己詩所謂黃塵投老得何郎，準

擬明年共我長者也。然斯舉與予初不相識。

晁叔用嘗作廷珪墨詩，脫去世俗畦畛，高秀實深稱之。其詩云：君不見江南墨官有諸矣，老超尙不如廷珪。後來承妥頤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傳紋破碎，彷彿尙見蛟龍背。宦光局天星斗昏，雨痕倒海風雷晦。却憶常年清暑殿，黃門侍立才人見。銀鈎灑落桃花殘，牙床磨試紅絲硯。同時青囊三萬軸，二徐小篆徐熙竹。御題四絕海內傳，秘府毫釐惜如玉。君不見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

東萊公嘗愛義山，一春夢雨常飄瓦，蓋日靈風不滿旗之句，以爲有不盡之意。楊道孚深愛義山，嫌姬處儻偷空樂碧海，青天夜夜心，以爲作詩當如此學。

仲姑情源君嘗言。前身當是陶淵明。愛酒不入達公社。故流轉至今耳。

吳正憲夫人最能文。嘗與代作詩云。夜深人在水晶宮。吳正憲夫人知識過人。見元祐初諸公進用人才之盛嘆曰。先公作相。要進用一箇好人。費盡無限氣力。如今日用人。可謂無遺才矣。吳正憲作相時。蓋元豐間也。

孔毅甫平生學士建中端國間作吳正憲夫人挽詩云。替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言。其子蓋傳正安詩舍人也。傳正有贊行。紹初以左史權中書舍人。欲論事而懼其親老。未敢。夫人聞之。屢促其子論列時事。傳正由此遂貶。夫人不以為恨也。挽詩乃蘇子由作。

紹聖初。蘇子由龍門下侍郎。知汝州。吳傳正當制行詞云。薄責尙期改過。原情本出愛君。

李憲去官。公憲尚書猶子。少能文詞。年十七八時。作詩云。去國城春桃李花。楓林葉病尚天涯。今年九日

風前帽。北客南舟雨後沙。忘下四句。汪信民甚稱之。以為有過其姪商老處。然商老詩文富贍宏博。非後

生容易可到。方服之亂。去言有詩。蒼黃避地小兒女。漂泊連床老弟兄。亦佳句也。

夏均父稱張彥實時出江西諸人。彥實送均父作江守詩云。平時袞袞向諸公。投老猶推作郡公。未覺朝廷

廷牒沒點極。知州郡要文翁。均父每誦之。

張子厚先生紹聖中蘇常道中題子授讀詩卷後云。一水帝鄉路。片雲師子山。不知此何人詩也。

正獻公自同知樞密院出知定州。謝上表有云。特以百年舊族。荷累聖不貲之恩。一介微塵。辱上主非常

之遇。又云。謂臣世服近臣。有均休其威之義。察臣旁無厚援。絕背公死黨之嫌。又云。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

正獻公自中司罷後。數年起知河陽。謝上表云。三學士之職。皆忝兼榮。中執法之司。亦蒙真授。蓋公嘗爲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官至侍郎拜中丞。御內不帶樞密字。公爲中丞時。官已至侍郎。故云亦

蒙真授也。

正獻公知揚州。賈景鑑宮成表有云。卽上都之福地。再廣真庭。會列聖之崕容。益嚴昭厲。又云。同就曼衍。

爛拱極之近僚。祕殿重深。列儀坤之正位。

正獻公守河陽。范蜀公司馬溫公往訪公。其燕設口號有云。玉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清洛洪河。千古圖

書之與。

夏英公賀文靖公兼樞密使啓云。三公之尊。古無不統。五代多故。政乃有歸。又云。部分諸將。獨出於禁中。制決奇謀。不關於公府。又云。當清明之盛。布焜煌之冊。書事乃宋子京作。

孫廣伯音謝東萊公舉。改官啓云。清朝薦士。大門蒙座主。特達之知。烽帳傳經。賊子辱侍講。非常之遇。蓋

孫公莘老受知正獻公。廣伯常從榮陽公學也。

朱巽子字穎。荊門人。崇寧初。嘗客于家。未有聞也。其後赴舉。榮陽公送之。以詩子。權後見胡康侯給事。康侯問朱子。久從呂公。亦嘗聞呂公議論乎。朱曰。未也。獨記公有送行詩。卒章云。它日稍成毛義志。再求師友。

究淵源。康侯曰。是乃呂公深教子。以子學問爲未至。故勉子再求師友。爾子權由是發憤爲學。與兄震子

震俱從師請問焉。

叔祖待制尊德樂道。以父師禮事榮陽公。嘗寄公詩。有久矣摺衣闌過庭之句。

汪信民嘗和予欲晴詩云。簽星晚雜出。雨脚晨可歇。又嘗和予春日絕句云。宴坐愛堂一事無。居官蕭散

似相如偶。違濁酒風前約。不見繁英雨後疎。

張丈文潛大觀中歸陳州。至南京。嘗予書云。到宋留兩時。見數花淒淒。重裝附火爐坐。略不類季春氣候也。

顏東仲字舊。嘗從榮陽公問學。予爲濟陰主簿。東仲適在曹南。嘗贈予詩。念昔從學日。同升夫子堂。夫子

蓋謂榮陽公也。予罷官歸。作詩留別。夷仲云。昔者同升夫子堂。如今俱是鬢蒼浪。蓋用其語也。

饒德操作僧。後有送別外弟蔡伯時云。要做仲尼真弟子。須參達摩的兒孫。時諸禪者不一。故德操

專及之。

未改科已前。有吳傑賢良爲廬州教授。嘗誨諸生作文須用倒語。如名重燕然之勒之類。則文勢自然有力。廬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於廬。名傑姓吳。大段意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

前輩有士人登科作太原職官。能文輕脫。嘲侮同官。爲衆所怒。太原帥戒之。因作啓事謝帥云。才非一鶴。

難居眾百之先。暫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副總管武人。嘗戲之。使對句云。快咬蘿蘿縫指大。其人應聲對

曰。善飧食米老衙。雖云輕佻。然自改科後。士人亦不能爲此語矣。

李尚書公憲初見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詩云。兩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再三稱賞云。謝家兄弟得意詩

只如此也。

予舊藏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張丈文潛題其後云。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鈔鍾文。卷卷有之。豈

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爲文不多而一一精好可傳。在嶺外亦時爲文。此卷是投正獻公者。今藏居仁

處。居仁好其文。出以示予。覽之令人愴恨。時大觀改元二月也。

文潛嘗爲其甥楊道孚作真贊云。其氣揚以喜動。其神驚以思用。蓋觀老氏之言乎。君子行不離轄。重蓋

規之也。

楊十七學士應之。國寶力行苦節。學問贍博。而弘致遠識。特異流俗。常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

有書十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伊川正叔先生以詩謝之云。至神通化樂通神。遠寄哀翁救病身。我亦有丹君信

否。用時還解養斯民。

司馬溫公既辭樞密副使。名重天下。韓魏公元臣舊德。猶加欵慕。在北門與溫公書云。多病寢劇。闕于修

問。但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爲意。屢以直言正論開悟上聽。懇辭樞密。必冀感動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

古今。固與天下之人欵服歸仰之不暇。非於紙筆一二可言也。又嘗云。吾間空逢闕。于致問。但與天下之

人欽企高韻，同有執鞭忻慕之意。未嘗少忘也。又嘗云：「伏承被命，再領西臺，在于高議，固有優游之樂。其如蒼生之望何？此中外之所以鬱鬱也。」

王荊公嘗寄正獻公書云：「偏官京師二年，耗者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謂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從左右，以求其放心而稍近於道，猥以私橐竊藏，所以重貪汗之罪。惄惄企望，何以勝懷？因書見教，千萬之望。

崇寧初，楊文道孚見寄數絕句，有云：「東平佳公子，好學到此郎。別去今幾日，結交皆老翁。」又一絕云：「不知更事多，但覺拜人少。其餘忘之。」

張子厚先生嘗游山寺，詩有：「涼僕堆堆依籬燎，山僧草草具盤飧。」井丹已賦曾憲葉，庾亮何勞惜薤根。之句，蓋寺僧具食極疏略也。

句，蓋寺僧具食極疏略也。
見丈以道苦以所爲易解，示謝文顯道。日頭道還其書，因批其後云：「事忙不及相難。」

以道苦令子弟門人學易，先治李鼎祚解，以語楊丈中立。中立問其故，其人云：「以其集衆說，楊丈笑曰：

「潘邠老哭東坡絕句十二首，其最盛傳者，元祐錄繪兩漢前典刑意得龍光宣裕陵聖德如天大，誰道微臣敢議天！」公與文忠總遇，纔人有口直須誠，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

歐陽奉狀，嘗聞東坡舊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極口稱重。黃庭堅云：「如臥聽磚甃遠密密，晚看豎

壁復斜，豈是佳耶？」東坡云：「此正是佳處。」

山谷贈兒无咎詩曰：「執荆山玉要我雕琢之，蓋无咎初從山谷理會作詩，故无咎舊詩往往似山谷。」

僧守訥，圓照師門人，本衣冠家子弟，後從圓照師祝髮，辯博能文，元符末上皇賤阼，遠近稱頌新政，守訥

以詩寄榮陽公云：「野夫生長仁皇世，再見仁皇御太平。」是時天下稱上皇爲小仁宗云。

劉跂斯立，莘老丞相長子，質而能文，建中靖國間，丞相追復斯立，以啓謝公云：「晚歲離騷，旋招魂於異域，平生精爽，猶見夢於故人。」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襄同學，舍襄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襄在金陵，以四舍故先謁之，元亮以啓事謝之云：「既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四夫，今無是也。」

知止叔少時嘗作初涼詩云：「西風吹木葉，庭戶作涼時。」夜有憇人嘆，寒先病骨。知止每喜誦此句，爾來少年，能爲此詩者，蓋少矣。

范正平子夷，丞相忠宣公長子，少有高節，專務辭退，紹聖中，欽聖向，爲其家作功德寺，爲屋數百間，百姓訴其地民閒地也。朝廷下其事，開封府尹王徽戶部尚書蔡京皆定以爲官地，民訴不已，再委開封

尉覈實，時子夷適爲開封尉，驗治實，民閒地，哲宗問正平，何人家執政對曰：「純仁子也。」上曰：「名家有守，詔改寺外，王徽京各賜金用事者怒之，開封縣有兩尉，一尉治內，一尉治外，子夷治外尉也。治內尉失囚，被鞫，遂并子夷銜替，子夷不恤也。常以爲好事到手難得，豈可不做，做而被罪，其庸多矣。後益連蹇不

進，恬如也。常乘一馬，卑小，謝公定贈詩云：「一官如馬小，衆眼似杉青。」

崇寧間，談命術者多言叔祖待制子進與曾內翰子闢皆宰相命也。或有以吉凶占於紫姑神者，代贊村

童，即書於紙云：「待曾呂相方發人，皆以二公可必相也。然曾不驗，見鬼神亦但聞人所說，而遂以爲然乎？」

叔祖有詩云：「夢寐西山結草廬，近將臨水脉游魚。何人見卯求時夜，更着閑言問祝姑。」

崇寧初，叔祖待制自瀛帥改知潁州，過曹南，省榮陽公，見學院諸生作詩，因和之。願願方巖踏蚊虻，

綠明年小期集，請看十輩輒。紹聖間，讀知歸州，過太平州，亦和諸生詩，其末句有何處孤城號秣歸之句。

艇齋詩話

校補 校續 論核附

曾季狸撰



四庫未收書

瓶齋詩話一卷提要

宋南豐曾季狸與南豐陳振孫曰，曾晳之弟曰湘潭主簿，宰之孫曰大理司直，晦之子也。著解題，是書實有書錄解題文潤閣書目，讀書徵求記俱著錄，近則罕有傳本。四庫全書著錄，宋人詩話及附錄存目者幾五十種，而此獨見遺，則傳本之稀可知。是固與蓮堂詩話同爲詩話中之秘冊也。

艇齋詩話

宋

南豐曾季狸著

韓退之樹華詩云：爛君自入華陽洞，割取龍左耳來。予按割龍耳事兩出。柳子厚前城錄載茅山處士吳焯因採藥於華陽洞，見小兒手把大珠三顆，戲於松下。焯見之，因詢誰氏子。兒奔忙入洞中，焯恐爲虎所害，遂呼相從入。得不二十步，見兒化龍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焯以藥斧斬之，落左耳而失珠。所在又獨貲雲傷散錄載，崔華國家一種，李肉厚而無核，試者曰：天罰。乖龍必割其耳，血墮地生。此李未知退之所用果何事，然龍城錄載割華陽洞龍左耳事，而雲傷散錄乃有乖龍割耳之說，二書各有可取也。

洪慶善注韓文甚詳，而於此獨缺文，不知其如何也。

唐人詩用通字皆得意，其一柳塔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嚴維詩也。其一鶯煙添柳重，宮漏出花遲，楊巨源詩也。又拿蘇州細雨時流淇帆來重，冥冥鳥去遲，亦佳句。

唐人詩用重字有三，兩屢梨花煙重，屢梅香重，殘月落花煙重，皆有思致。呂東萊尤喜雙屢梅花香重。

前人詩言落花有思致者，三王維與關帝鳥換坐久落花多，李嘉祐細雨漫衣看不見，聞花落地聽無聲。荊公細數落花因坐久，綏萼芳音得歸遲。

原缺四行每行二十字。

東湖言猶可初作詩。取前人詩得意者手寫之。目爲題例篇。自後其詩大通。

東湖言荆公桃源行前二句倒了。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當言秦人半死長城下。望夷宮中鹿爲馬。方有倫序。

東湖言荆公臺虎行用老杜輩偶行奪胎換骨。

原缺二行每行二十字。

老杜詩中喜用秦字。予嘗考之。凡押秦字韻者十七八。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

秦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商山猶入楚。源水不離秦。西江元下蜀。北斗故臨秦。錦谷元通漢。沱江本向秦。接輿還入楚。王粲不歸秦。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

秦。近聞王在洛。復遣使歸秦。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兵戈擁蜀。聚斂強輸秦。故園當北斗。直指照西秦。商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泊船悲喜後。款款話歸秦。比來相國兼安蜀。歸赴朝廷已入秦。蓋老杜、秦人也。故喜言秦。

晏叔原小詞無處說相思。背而歌疑下。呂東萊極喜讀此詞。以爲有思致。然此語本李義山詩云。十五泣

參風。背而歌疑下。

呂東萊粥香餠白是今年。粥香餠白四字。本李義山寒食詩云。粥香餠白杏花天。

老杜詩公孫大娘舞劍器行。世人多以爲公孫能舞劍。非也。蓋公孫善舞劍器。劍器者。由名也。詩序言公

孫氏舞劍器。脫又言舞河西劍器。然則渾脫河西劍器三者皆曲名也。詩中又言妙舞此曲。神揚揚。則知

爲曲價矣。安有婦人能舞刀劍者乎。後人承誤。不能深考耳。

東坡平山堂詞云。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然山色有無中。本王維詩。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

東坡舊君懷中雙橘紅。用陸續事也。以續傳考之。云懷中橘三枚。卻不云二枚也。

東湖論作詩喜對景能賦。必有是景然後有是句。若無是景而作。卽謂之脫空詩。不足貴也。

東湖喜呂東萊樹陰不礙帆影。遇雨氣卻隨潮信來。東湖見予謫東萊詩云。傳聞胡虜三年旱。勢合河山

一戰收。云何不道不戰收。

東湖又見東萊滿堂舉酒話疇昔。疑是中原無是時。云不合道破話疇昔。若改此三字。方覺下句好。

韓子蒼作送呂東萊赴召詩。苦得意。東萊止稱一句。厭見西江殺氣。云是詩語。

東湖送珪公果公入蜀中詩五首。宿昔春水生者。絕似選詩。東萊自云。

東來濟陰寄故人。柳絮飛時與君別。有兩本者。東萊少時作。後失其本。在臨川。因與學徒舉此詩。亡之。遂

用前四句及結尾兩句。補成一篇。已而得舊詩。遂兩存之。落花寂寂長安路者。是舊詩。千言百言。要相就者。是追作。

東湖喜荆公燕侍郎畫山水圖詩。其問云。燕公侍晉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子。仁人志士埋黃土。只有粉墨歸囊括。此可謂能形容燕公也。

崔德符詩。人間火定熱我死。不肯炎真節士之詩。

荊公汴水詩云。相逢故人昨夜去。不知今日到何州。州中人物不相似。處處鄉聲令客愁。讀此足知汴水湍急。一日動數百里。

荊公北山梅花何所似。一篇詩意高遠。

東湖紫極宮七言詩。自云爲七言之冠。東萊亦喜此時。

山谷輒上食遠詩讀之。知其眷弟人也。東湖每喜誦此詩。

呂東萊喜令人讀東坡詩。

東萊不喜荆公詩云。汪信民嘗言。荆公詩失之輕弱。每一詩中必有依依嫋嫋等字。予以東萊之言考之。

荊公詩每篇必用連綿字。信民之言不繆。然其律切蘿蔓。亦不可掩也。

老杜桃竹引云。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雙杖。喻李郭二人也。

山谷和高麗松扇詩云。可憐遠渡橫溝漢。不堪今時榷械子。橫溝漢。高麗城名也。見三國志。榷械子用程曉伏日詩。今時榷械子。燭熱向人門。

韓退之雪詩。苟戰時相。雪詩云。未能裨蠶蠶。強欲效鹽梅。松簷遭挫折。藝壘獲燒培。巧借蒼豪便專繩。困約災威。咸貪凌布被。光肯離金龜。筍詩云。得時方張王。挾勢欲廢棄。縱橫公占地。羅列暗連根。始訏訏。

人路。還攀入藥園。萌芽防瘦大。覆載莫偏恩。外恨包蘿密。中仍節目繁。戈矛頭戢戢。蛇虺首掀掀。身寧虞瓦礫。計欲掩蘭蓀。其言皆有譏諷。非徒作也。

老杜詩云。河內無。因借寇恂。然借寇事在南陽潁川。非在河內也。

老杜青青竹笱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餌來。山谷云。此送人迎庭闈詩。故用此二事。皆孝於親者。然王祥臥

冰於魚事用之則可。孟宗乃母亡後。思母所嗜。冬月生筍。恐不應用也。

大凡人爲學。不拘蚤晚。高適五十歲始爲文。皆不害其爲工也。

古人於前輩未嘗敢忽。雖不遠於己者。亦不敢少忽也。以韓退之之於文。杜子美之於詩。視王楊虛駘之文。不曾如俳優。而王績之文。於退之猶土苴爾。然退之於王勃。陳王開記。王績醉鄉記。方且有歆鑒不及之語。子美於王楊虛駘之文。又以爲時體。而不敢輕議。古人用心忠厚如此。異乎今人。鄙才揚己。未有寸

長者已議議前輩。此皇甫持正所以有衛官老兵之論。衛官非
柳子舊詩。塵緣吾未斷。不是薄蓬萊。薄蓬萊三字。蓋柳子厚謫龍說。吾薄蓬萊羞昆侖。

陳後山爲正字詩云。寧辭乳媼識用。南史何承天事。

呂東萊詩用拍張公事。出南史王儉傳。王敬則云。臣以拍張得爲三公。

荆公懷曾魯公詩云。功謝蕭規。慚慚漢第恩。從隗始。愧燕臺。人多疑魄始無出處。不知韓退之聯句云。受恩

從隗始。則隗始出於韓文也。

韓子蒼泛汗詩云。汗水日馳三百里。末章卻云。水色天光共蔚藍。汙水黃濁。安得蔚藍也。東湖詩云。雲暖

坐迎日夜寒。見星說者謂能蓋泛汗之景。

東湖宮亭湖詩梅佳自誦與予言。沙岸委它白。雲林迤邐青。千山擁廬阜。百水會宮亭。說得景物出身

在宮亭。經行方見其工。予謂此詩全似老杜。

東湖畫虎圖詩云。不向南山尋李廣。卻來東海笑黃公。黃公虎事見李善文選注。

唐人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催人故故生。有人舉此詩。稱其語意之美。呂東萊聞之。笑曰。此只如市井人歎世之詞。有何好處。予以東萊之言思之。信然。

呂東萊喜張文潛七夕歌。令人頌。

呂東萊喜潘邠老活鵠詩。

山谷筆詩云。宣城變櫟跡難距。請葛名家將虎羣。予嘗見東湖口詞。與此本不同。云宣城諸葛尊難距。筆陣王家將鼠羣。難距鼠羣皆筆名也。言跡言招。則無意義。言尊言將。則有理。東湖喜誦此詩。又喜知常軒。

詩即新成鼓角報斜陽者是也。二詩皆親見其誦。

山谷詩人米事用北史盧思道事。

山谷謝人茶詩云。涪翁投贈非世味。自許詩情合得嘗。出詩能茶詩云。蟲官乞與真拋卻。只有詩情合得嘗。

東湖明皇夜遊圖詩。宣和閒作。其意蓋諷當時也。詩中云。苑風翠袖溼。宮露赭袍光。可見其遊宴達旦也。

閩閣連闕闕。驛馬從驕驕。可見其宮禁與外無間也。東湖嘗對予自釋其意如此。

前人詩言立黨者。凡三歐公稻田水浸立白鶴。東坡穎水清淺可立鷺。呂東萊稻水立白鶴。皆本於李嘉祐。

漠漠水田飛白鶴。然猶載簡徑。則東萊五字益之矣。

東萊喜東坡贈眼醫王憲若詩。王履道亦言東坡自負此詩。多自書與人。予讀其詩。如佛經中偈贊。真奇

作也。

張元幹。紹興間人。詩不多見。其人蓋嘗識東湖。所謂詩如瞽態皮人似柳風流者。是也。後以累失官。有謫

湘湖詩甚佳。云。落日孤烟過洞庭。黃陵祠伴白蘋汀。欲知萬里蒼梧恨。冥盡君山一點青。
古今游廬山詩。予得兩首絕佳。其一潘子真詩。話所載王光遠云。明朝山北山南路。各自逢人話勝遊。蓋
廬山之美不可盡。惟此兩句形容得極佳。又張元幹詩云。古水寒藤挽我住。身非靖節誰能留。多慚不及
韓鎔水長向山前山後流。此詩與致極高遠。
東湖勝王閣詩。用老杜玉臺觀詩本首云。一日因王造。千年與客遊。卽老杜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也。
老杜端午賜衣詩。自天題處深。當暑著來輕。自天當暑皆有出處。自天中之當暑。終繙給是也。
秦少遊在嶺外。貶所有詩云。揮汗讀書不已。人皆笑我何求。我豈更求聞達。日長聊以消憂。其語平易津
成真老作也。今集中不見有之。予見呂東萊之子逢吉口說。
杜詩驚貴義之墨。紹餘季子裘。今艸堂石本作驚貴義之墨。貴比費雖無義理。然艸堂入石本不應有誤
也。
老杜有岳陽樓詩。孟浩然亦有浩然雖不及老杜。然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亦自雄壯。
老杜螢火詩。蓋讚小人得時。其首云。幸因腐軸出。敢近太陽飛。蓋其言所出卑下也。其卒章云。十月清霜
重。飄零何處歸。蓋言君子用事則備萬無遺也。老杜之詩。所以冠絕古今者。以此。詩人李嘉祐亦嘗賦螢
火詩云。映水光難定。凌虛體自輕。夜風吹不滅。秋露洗還明。向燭仍覩焰。投書更有情。猶將流亂影。來此
傍螢燈。八句規規然詠一物而已。視杜詩真所謂小巫也。
山谷用酒渴愛江清爲韻。人知爲唐人詩。而不知其爲誰氏也。顧陶詩選載。當作。嘗有詩名。其詩云。單
中醉飲作。則前四句云。酒渴愛江清。餘酣漫晚汀。輕莎破坐繆。冷石醉眠醒。皆佳句。狀得醉與酒渴之意。
枯榮柱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風經粉蝶喜。花暖蜜蜂喧。非目見安能造此等語。又杜詩中喜言蜜蜂。如
上所錄是也。
山谷用酒渴愛江清爲韻。人知爲唐人詩。而不知其爲誰氏也。顧陶詩選載。當作。嘗有詩名。其詩云。單
中醉飲作。則前四句云。酒渴愛江清。餘酣漫晚汀。輕莎破坐繆。冷石醉眠醒。皆佳句。狀得醉與酒渴之意。
枯榮柱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風經粉蝶喜。花暖蜜蜂喧。非目見安能造此等語。又杜詩中喜言蜜蜂。如
上所錄是也。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書之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
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與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
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以上皆東坡尺牘中語。此最是爲學下工夫捷徑。予少時亦頗窺見此術。然不能以此告人。及見東坡所
言。教然當人心。善爲學者。不可不知也。王郎勤子由之嗜。今坡集亦有此。蓋書之別紙也。
陶淵明詩。自宋義熙以後。皆題甲子。此說始於五臣注文選云爾。後世遂因仍其說。治平中有虎丘僧思
悅者。編淵明集。獨辨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皮子迄丙辰。凡十七年。聞九首。皆晉安帝時

所作及恭帝元祐二年庚申歲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恥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哉思悅之言信而有證矣

前人論詩初不知有韋蘇州柳子厚論字亦不知有楊舜式二者至東坡而後發此祕遂以韋柳配淵明

舜式配顏魯公東坡真有德於三子也

東坡黃子思詩序論詩至李杜字達至顏柳無遺巧矣然顏王蕭散簡遠之意至顏柳而盡魏晉詩人高風遠韵至李杜而亦衰此說最妙大抵一盛則一衰後世以爲盛則古意必已衰物物皆然不獨詩字暨然也

荊公詩云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鉤絲山谷詩云莫作秋蟲促機杼貧家能有幾鉤絲二詩語甚相似

陶淵明詩白日滄西河素月出東嶺一篇說得秋意極妙韓退之秋懷窗前兩好樹惻惻鳴不已一篇亦好雖不及淵明蕭散然說得秋意出予每至秋喜誦此二詩及歐公秋聲賦

東湖喜誦韋蘇州贈王侍御詩心如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見底清一篇真佳句也

韓子蒼憶昨昭文並直廬與君三歲侍皇居花開攀路春迎暖日麗蓬山曉暖晝學士南來尚巖穴神州北望已丘墟忽逢漢節滄江上握手西風淚滿襟全用韋蘇州詩爲之蘇州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闕晚拂

爐煙上赤鸞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臣零落今猶在傷鴉飄蕩不可期此日相逢非舊日

一杯成喜又成悲

東湖喜韋庭及文選詩

東湖首王維雪詩不可學平生喜此詩其時云寒更催曉箭減衰顏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閒借問袁安舍幽然尚閉關又言柳子厚雪詩四句說盡

東湖首荊公詩多學唐人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

東湖首荊公月移花影上闌杆不是好詩予以爲止似小詞

東湖首山谷詩對襯極子對得不親

東湖首自言作詩至德興方知前日之非

高子勉國香詩極好有唐人歌行筆力

荊公送人使虜詩云留翠挽酒見戎心趨拾通歎歲月深秦少遊送人使虜亦云留翠挽酒知胡意尺牘

貽書見漢情皆用留翠挽酒事見匈奴傳韓昌張廷興單于以路徑刀金珊瑚挽酒注此荊公定林詩云定林修木老參天橫貫東南一道泉五月杖藜尋石路午陰多處弄泓深賞見許子禮正

部云渠親見定林烟壁不云修木云喬木不云石路云去路不云弄泓深曰砲源深又試院中詩云白髮無聊病更侵移牀向竹臥秋陰子禮云見荊公真本不云向竹臥秋陰卻云臥竹向秋陰皆與印本不同

東湖詩云美渠漫漫疑無路楊柳蕭蕭獨閉門荊公云漫漫美渠難覓路蕭蕭楊柳獨知門又唐人劉威云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三人者同一機杼也東湖云荊公謝安詩云一去可憐終不返暮

年垂淚對桓伊蓋謾安也而其時自言志卻云殘年歸去終無樂聞說章江卽淚流何其與謾安相反邪人間韓子蒼詩法蒼舉唐人詩打起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子嘗用子蒼之言偏

觀古人作詩規模全在此矣如唐人詩妻有羅衣裳秦王在時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又如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今日風光君不見杏花零落寺門前又如荊公詩淮口西風急君行定幾時故應今夜月未便照相思皆此機杼也學詩者不可不知

東萊木芙蓉絕句云小池南畔木芙蓉雨後霜著意紅猶勝無言舊桃李一生開落任東風極雍容含不盡之意蓋絕句之法也荊公詠木芙蓉云迢迢美人初睡起殘曉青鏡欲妝嬌覺得味短不及遠矣

荊持正丞相貶安州時攜一鸚鵡及侍兒名琵琶者同行及其歸則侍兒已死而鸚鵡存焉蔡有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悠悠漢江水同渡不同歸亦極有思致得絕句詩體

柳子厚覺衰翁書二詩蕭散簡遠穎纖合度實之淵明集中不復可辨子第三復其詩

李賀鴻門太守行語奇張籍樂府甚古如永嘉行尤高妙唐人樂府惟張籍王建古質劉夢得武昌老人說笛歌宛轉有思致

千里絳蕡未下鹽豉世人皆賞蘋蕡而未下鹽豉耳子見凌季父尚書言未字當作本末之末字末下乃地名猶言若下也蓋千里亦地名言千里出蘋蕡末下出鹽豉指兩地名兩物而言也

山谷潛谿詩有史法古今詩人不盡此也張文潛活潑詩止是串持語言今碑本並行愈覺優劣易見

張詩比山谷真小巫見大巫也潘邠老亦有活潑詩思致卻稍深遠呂東萊甚喜此時予以爲邠老詩雖不敢望山谷然當在文潛之上矣

後山論詩說換骨東湖論詩說活法子蒼論詩說飽參入處雖不同然其實皆一關捩要知非悟入不可

東萊論詩常引孫子始如處女終如脫兔之論亦甚有意味學詩者不可不知此理

東萊作江西宗派圖本無註次後人妄以爲有高下非也予嘗見東萊自首少時率意而作不知流傳人間甚悔其作也然予觀其序論古今詩文其說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圖則真非有註次若有註次

則不應如此紊亂。兼亦有漏落，如四洪兄弟，皆得山谷句法，而祖父不預何邪。

東來江西宗派序所論，本朝古文始於穆伯長，成於歐陽公，此論誠當。但論詩不及梅聖俞，似可恨也。詩之有聖俞，猶文之有穆伯長也。

東湖嘗與予言：近世人學詩止於蘇黃，又其上則有及老杜者。至六朝詩人，皆無人覩見。若學詩而不知有選詩，是大車無輓，小車無軛。東湖嘗嘆此以遺予，且多相勸讀選詩。近世論詩，未有令人學選詩者。惟東湖獨然，此所以高妙。

東萊喜猶可惠日寺詩。

東湖朝容篇有古樂府氣象。

東湖於近世詩人，專喜猶可、東萊專喜饒德操。

東萊喜謝無逸寄徐師川及李希聲等篇時。

老杜凡兩用迎字對謹其一：「大迎曾宿客，鴉謹落巢兒。」其一：「謹江蟠古木，迎櫂舞神鴉。」

韓文杜詩，備極全美。然有老作，如祭老成文，大風卷茅屋歌，渾然無斧鑿痕。又老作之尤者。

顧陶唐詩，選載少陵大迎曾宿客，作大僧閒宿客，語意極盛。然顧陶唐大中間人，所見本又不應該，不知何也。

劉夢得神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皆佳句。然不若韋蘇州綠陰生畫靜，孤花表春餘。

墨梅詩甚多，如陳去非雖然變白爲黑，桃李依然是僕奴。其詞蓋幾乎屬矣。惟聞人武子一詩云：「瑤姬唐人有風高雲夢，夕月滿洞庭。秋又李端水傳雲夢曉，山接洞庭春。」二詩思致相似。

唐人小長干行，全篇皆佳。其首云：「憶昔深閨裏，煙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是也。

才調集載兩首，其一妻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繞牀弄青梅。是也。與前一首同載一處，皆作李太白作，云：「便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方至十六君遠行，瞿唐灘瀕堆。」顧況詩選，即無姦字，一謂又憶妻深閨裏篇。

惟顧陶唐詩選並載而分兩處，妻髮初覆額一篇，李白作，憶昔深閨裏一篇，張潮作。二者未知孰是。然顧陶選，恐得其實也。又二詩所載各不同。妻髮初覆額一篇，內十五始展眉。顧同慶與灰才調集，又有兩句。

云：「便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方至十六君遠行，瞿唐灘瀕堆。顧況詩選，即無姦字，一謂又憶妻深閨裏篇。

內，森森暗無邊。行人在何處？下有四句云：「好乘浮雲驅，佳期關洛東。驚鶯綠浦上，翡翠錦屏中。」才調集卻云：「北客真王公，朱衣滿汀中。日暮來投宿，數朝不肖東。與顧況本不同。以予觀前一篇，才調集有姦字。」

顧不如顧況刪去後，一篇顧況四句，不如才調集四句。一本互有得失也。山谷嘗辨李太白集中所載二說，委深閨裏一篇，是李益詩；山谷據其弟太白詩，謂是李白作後，不知其爲張潮作也。玉露新詩，亦作張潮作。顧況，恐誤。

老杜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當作天馬之子。

老杜鉉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草蘇州兵衛森森戟，燕舞凝清香。皆曲盡其妙。不問詩題，杜詩知其宿懷，房韋詩知其爲邦君之居也。此爲寫物之妙。

呂東萊貞女峽詩云：「不是畏江險，愧此貞女名。」徐東湖云：「不舍云自愧貞女，亦甚有意。」

山谷論詩，多取楚詞。東湖論詩，多取選詩。

東湖送謝無逸二詩，全似選詩。今集中無之。

山谷詩妙天下，然自謂得句法於謝師厚，得用事於韓持國。此取諸人以爲善也。以此見昔人尊事前輩，不敢輕老成如此。

絕句之妙，唐則杜牧之，本朝則荆公。此二人而已。近年東湖絕句，亦可繼荆公。

予嘗從東湖舟中見誦杜牧之爲問寒沙，新到鴈來時，曾下杜陵無之句。及誦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詠久之。

東湖江行見鷺出，一對云沙邊。真見鷺有眞贊之意。久之，公自對雲外醉觀星，以醉醉對眞贊極工。

予幼學爲詩，未嘗經先達改抹。惟年十四時，有寄空青叔祖古詩，得呂東萊爲予全改四句。其詞云：「悠悠造物，何所爲？賢愚共滯，令人悲。男兒不復功名，晚功名必在老大時。」予至今記憶。是時空青將滿江西，得詩喜甚，報書云：「様有家法，恨予先君不見也。」其帖至今尚存。

呂東萊嘗有結詩，甚佳。云：「伴我閒中氣味長，竹與游廡偏。諸方火邊每與人爭席，睡起偏嫌大近牀。能與兒童較幾許，賣於減獲便相忘。他生尚肯相從否？要奉香爐泥水臺，曲盡結之情態。」

呂東萊在講筵，光榮紫其詩。東萊寫一卷，其首以贈歐陽歸士，及大倫與三曾。二范講學詩四首，三曾謂予兄弟，二范卽范願、范叔廷也。

呂東萊詩云：「非關秋後夕霜露，自是芙蓉不耐寒。」蓋用寒山拾得芙蓉不耐寒五字。

老杜破枯葉落爪，穿稻雪翻匙。顧陶詩選作破瓜霜落刀。

呂東萊園城中詩，首似老杜。韓子蒼最愛乾坤德，甚大盜賊爾。猶存之句。

韓子蒼贈童子舉人詩云：「十八重來詣太常，盡用西漢儒林傳序。」

原缺三行，每行二十字。

唐人詩云：「惟有河隄衰柳樹，蟬聲相送到揚州。」東坡詩云：「夜半潮來風又熟，臥吹簫管到揚州。」參寥詩云：

渡底鯉魚來去否，尺書寄汝到揚州。皆用到揚州三字，各有致。

老杜白晝攢錢高浪中，撲錢今撲賭也。見後漢梁冀傳。

東坡窮來撲勒與同輩，猶勤同龜出法帖。

山谷不須盡出我門下。實用人才卽至公謂范忠宣也。事見忠宣言行錄。

山谷中興頌詩。臣結春秋二三策。所謂春秋二三策者。首元結頌。用春秋之法。其首云。天寶十四年安祿。

山陷。雄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以上四句。卽春秋書法也。

韓退之少長聚嬉戲。少長猶昔。稍長。出西漢匈奴傳。

呂東萊詩。可到元和六七公。六七公三字。出賈誼傳。韓退之李子墓誌云。以藥收者六七公。退之亦本賈

韓傳也。

呂東萊詩。用秋罷二字。出西漢帝紀。言秋不成熟也。

呂東萊詩。草擬春來。春出遊。春出遊。大出遊也。出漢田叔傳。叔相魯王。不春出遊。

韓子蒼番馬圖詩。回顧慎勿向南馳。向南馳三字。出李廣傳。

淵明讀山海經詩。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其時不可闢解。伯容伯祖舊跋淵明詩云。形天無千歲。文義

不相屬。遂取山海經參讀。而後得其說。當作形天無千歲。蓋形天獸名也。形天以干戚爲食。首形天雖無

干戚。而其猛志常在。予得此說。喜甚。信乎讀書之功。急讀而愈無窮也。伯容名紱。在襄陽居。與魏泰道

輔齊名。博有文名。讀書精密如此。亦近世所無也。

山谷拾遺。雨爲洗前朝悲涼雨暴雨也。出楚詞。今韻略亦載。一作平聲讀。一作去聲讀。

時用人姓事。無如東湖與張元幹詩云。詩如雲龍度。人似柳風流。皆張姓事。貯用之不覺。尤爲佳也。

唐人江行詩云。賈客蠭眠知浪靜。舟人夜語覺潮生。此一聯曲盡江行之景。真善寫物也。予每誦之。

秦少遊詞云。春去也。落紅萬點。愁如海。今人多能歌此詞。方少遊作此詞時。傳至于家丞相。丞相曰。秦七

必不久於世。豈有愁如海而可存乎。已而少遊果下世。少遊第七。故云秦七。

東坡起伏龍行。蓋龍行韓公也。韓公熙寧初入相。時刑公用事。韓公多稱疾在告。故范忠宣在諫路。嘗以

書責之。東坡起伏龍行。卽與忠宣之意同。其間如云。滿腹雷霆暗不吐。又云。赤龍白虎戰。明日有事徑須

煩一怒。意欲韓公與刑公爭辨也。

東坡梅花詩。玉妃謫墮煙雨村。謫墮二字。出楊貴妃外傳。玉妃卽貴妃也。韓子蒼云。

韓子蒼云。老杜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鶯上青天。古人用顏色字。亦須匹配得相當。方用翠上方見得黃青上方。見得白。此說有理。

南朝人詩。蝶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荆公舊集句云。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說者謂上句靜中有動。

意。下句動中有靜意。此說亦巧矣。至刑公絕句云。茅檐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卻覺無味。蓋鳥鳴

卽山不幽。鳥不鳴。卽山自幽矣。何必言更幽乎。此所以不如南朝之詩爲工也。

春晚景物說得出者。惟草蘇州綠陰生。苔板孤花表春餘。最有風致。如杜牧之晚花紅點靜。高樹綠陰初。

看使節。令人淚溼流江襟。又寄無逸詩云。雲山底處堪投老。文史它年不療窮。富貴可求吾亦爛。眼看餘

亦甚工。但比章時無雍容氣象爾。至張文潛時。青去後。麥秀日長時。及新綠染成延薰永。爛紅吹盡後。

春歸亦非不佳。但刻畫見骨耳。

老色日上面。歡躍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此白樂天詩也。山谷嘗書此詩。今遂誤入山谷集。

荆公絕句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艸得歸遲。東湖晚年絕句云。細落李花那可數。緩行芳艸步因遲。

自題云。荊公絕句妙天下。老夫此句偶似之。邪學詩者不可不辨。予謂東湖之詩。因荊公之詩觸類而長。所謂舉一隅三隅反者也。非偶似之。亦非竊取之。

東坡與錢穆父詩云。尊前俱是蓬萊守。是時東坡守登州。錢穆父守越。道過登。故東坡有此時。謂登越二州

皆並海。故首俱是蓬萊守。

原缺二行。每行二十字。

呂東萊詩。風聲入樹翻歸鳥。月影浮江倒客帆。此篇年十六時作。作此詩嘗嘔血。自此遂得羸疾終其身。

其始作詩如是之苦也。

東萊晚年長短句。尤渾然天成。不減唐花間之作。如一詞云。柳色過疏蘿花又隱披。舊時心緒沒人知。記

得一年寒食下。獨自歸時歸後卻轉伊。月上樓邊十分斟酒不推辭。時爲老來深忘卻。因甚沾衣。又一詞。

其間云。可惜一春多病等閒過了。除誰又一詞。其間云。對人不是惜流黃。實是舊時心緒老難忘。皆精絕。

非尋常詞人所能作也。

山谷詩云。王侯鬚若綠坡竹。蓋用王褒屬儕儕文云。鬚若綠坡之竹。

李義山詩。雕鵠惟啄平淮西碑。一篇時極雄健。不類常日作。如點竇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及帝

李元憲。春水碧於天。蓋全用唐韋莊詞中五字。

李義山詩。雕鵠惟啄平淮西碑。一篇時極雄健。不類常日作。如點竇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及帝

李元憲。春水碧於天。蓋全用唐韋莊詞中五字。

蔡天符初見荊公。以能暗誦韓文。南山詩。見知於荊公。大抵前聲如上林子虛等賦。解嘲之類。往往能成

詩。不特天符也。今人能誦此等者。蓋少。

才調集。唐人詩。有樓晚風高角江。春浪起船雨句。甚佳。張文潛喜詠。

德操嘗爲于家添相館客。甚爲丞相內相兄弟所知。德操有高節。而又能文。其才在謝無逸諸公之上。晚

年住香巖丞相之塔陳成寺持節京西。德操以詩贈之云。兩公持我以國士。是時公亦同在門。今日江頭

看使節。令人淚溼流江襟。又寄無逸詩云。雲山底處堪投老。文史它年不療窮。富貴可求吾亦爛。眼看餘

亦甚工。

子化王公其自負亦不淺矣。

張橫達寶舍人近時人亦有詩名有詩寄夏均父云未覺朝廷疏汲黯極知州郡要文翁甚佳。

東湖年十三有紅梅詩云繁府與丹來換骨東風吹酒上凝脂東坡見之極稱賞自此有詩名。

玉川子詩云太上道君蓮華臺夜半離祭夜半開蓋儀當時宮禁賄賂盛行有賂則非時亦可通也。

柳子厚詩壁空殘月暗門掩候蟲秋語意極佳東湖詩云明月江山夜候蟲天地秋蓋出於子厚也。

山谷喜柳子厚道人庭宇淨苔色連深竹皆書此詩於扇今本作翠色連深竹非也又喜宣空無侍者巾

屢懸挂壁及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等篇。

東坡江上秋風無限浪枕中春夢不多時蓋用白樂天詩白樂天云秋風江上浪無限夜雨舟中酒一樽。

東坡黃州詩云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笛香讀此可見黃州專有水竹也。

呂東萊長弟字由義亦能詩惜其蚤死世不知解如老去看花如隔雲辭來騎馬似乘船亦佳句也。

韓持國過孔寧極處士山居又與孔寧極別後懷寧極二詩極雍容簡遠過寧極詩云驅車上橫臘西奏。

龍陽道青煙人幾家綠野山四抱鳥啼春意闊林變夏陰蚤知近先生處民風故淳好別後詩云雨潤庵

上茅風亂窗外竹繁聲夜入耳欲寐不得熟永懷歸田客石徑滑馬足連山暗秋霧一燈何處宿。

謝師厚詩喜故人夜相遇云倒著衣裳迎戶外蓋呼兒女拜鉛前形容得故舊久別乍相見之情猶佳。

老杜還成都艸堂詩云城郭舊我來大官舊我來等語本古樂府木蘭詩爺娘聞我歸阿僕聞我歸之路。

老杜用此體韓退之南山詩用杜詩北征詩體作。

子由和東坡中秋詞云客歲東去曾不爲人留其語出小說河洛行年記。

東坡雪詩云水精鹽爲誰甜鹽味不應言甜以古樂府考之言白酒甜鹽則知鹽可賞甜。

東坡大江東去詞其中云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陳無已見之言不必道三國東坡改云當日今印本兩

出不知東坡已改之矣。

東坡詞中歸朝歌和蘇伯固者爲逸伯固往澧陽故用鹽均夢得等事今詞中但云和伯固而不言往澧

陽也。

東坡表忠觀碑言龍飛鳳舞者郭璞言天目山形如龍飛鳳舞故徑山詩又云山前風舞遠微雲是也東

坡初出人疑龍飛鳳舞之語惟林子中知此四字出於郭璞它人不知也。

徑山開山大覺禪師名道欽唐肅宗時人嘗養白鸞故東坡詩云家上難鳴猶憶欽。

東坡用之又徑山詩云人言山住水亦住郭璞語也。

東坡詩云尋眉老人夜扣關老人即天目山祖也今有老人亭又明窗睡足來朴齋者道飲禪師葛有冕

爲師友題問誰乞水歸洗眠者龍井水可洗眼故也又云兩眼尚能著細字。

東坡詩云明鏡入山房石鏡烟當戶昔照熊虎姿今爲猿鳥顧石鏡禪師有石鏡照鏡王微時在鏡中被

王者之服。

東坡詩云喝石巖前自過春又言喝石巖前後欲冰者俱脣道者嘗呪冰故有喝石巖據詩又云精誠貫

山山爲裂者正謂此也。

徑山有山中故事一卷東坡臨安詩多用之。

東坡杭州詩云在郡依前六百日用白樂天事樂天詩云在郡六百日遊山二十二。

東坡梅花詩云帶腰芳艸抱山斜卽白樂天詩誰開湖寺西南徑艸綠帶腰一道斜是也。

少遊詞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用歐陽詹詩云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

老杜詩第一首李侯金闕彥是也作此詩年十七壯遊詩可考作詩次第韓文第一篇薦薛公達書是也。

時年二十一。

少遊詞小樓連苑橫空爲都下一妓姓柳名婉字東玉詞中欲藏樓婉二字然少遊亦自用出處張籍詩

云妾家高樓連苑起。

少遊水漫沙外城郭春寒退詞爲張芸叟作有簡與芸叟云古者以代勞歌此真所謂勞歌。

章質夫家子弟有注少遊詞者。

南海使君令北海詩坡在嶺南與廣帥章質夫也質夫之死其家以其詩葬。

東坡和章質夫楊花詞云思量卻是無情有恩用老杜落絮遊絲亦有情也夢隨萬里尋郎去處依前被

驚呼起卽唐人詩云打起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夢不得到遼西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

淚卽唐人詩云時人有酒送張八惟我無酒送張八君有陌上梅花紅盡是離人眼中血皆奪胎換骨手

質夫詞亦自佳今附錄于此燕忙蠟燭芳菲過隙柳上花飄墜輕飛點畫青林誰道全無才思明嫌遊絲

香耗無數纔間還碎時見蜂兒粉黏輕翅魚吹池水望草臺路杳杳輶遊蕩流蕩淚質夫建安人建安

有二章子厚號南章質夫號北章子厚弟也質夫兄也。

東坡詩問渠知渠遇看山識禹功皆用出處對局如此親切。

荊公詩及四六法度甚嚴湯進之丞相嘗云經對經史對史釋氏事對釋氏事道家事對道家事此說甚

然。

東坡海外上梁文口號云爲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章子厚見之遂再貶僧耳以爲安穩故再

遷也。

荊公種種春風吹不長。星星明月照還稀。林白髮也。種種出左氏。昔董星星對種種甚工。

東坡賀新郎在杭州萬頃寺作。寺有榴花樹。故詞中云石榴。又是日有歌者遊廬。故詞中云漸困倚孤眠。清熟其真本云。乳燕栖華屋。今本作飛字。非是。

東坡鐵鑑入麥黃花亂用司空圖綠樹連邨暗黃花入麥稀之句。

東坡電光時掣紫金蛇。出自樂天詩。

東坡時未放蒼龍入渥注者。松下有澗。故云。東坡飛鬚繞鬢鳴。出文粹何飄渺。吳文潛詩亦云。飛鬚繞枕烟而清。

柳子厚與劉夢得相別詩云。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用蘇李贈別詩云。臨河濯長纓。念別懷悠悠。

老杜與馬巴州詩云。勸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伏波謂馬巴州。功曹自謂也。蕭何功曹事見廣翻傳注。

韓文石鼎聯句云。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結字斷句。結音髻。西漢書字皆作結字寫。退之正用此也。

今人誤作結喉。非也。東坡云。長頸高結喉。蓋承誤也。

韋蘇州集載秦系詩。自稱東海釣客。少遊作啓事。嘗用之。蓋秦氏事也。

予家韓林曲阜公之婿王律。字子和。正仲右丞之子。質而有文。爲韓林生日作樂語。以蘭薰雪白對玉潤。

荆公詩葛郎驛云。缺月昏昏漏未央。其末云。嗚蟬正亂行人耳。子嘗疑夜間不應有蟬鳴。後見說者云。萬

冰清蘭薰雪白。出劉孝標廣絕交論。曾史闡薰雪白。

劉思溫少卿。明州人。年八十。其鄉人作慶八十致語一聯云。九老未應高白傅。四明豈止數黃公。對甚的切。夏黃公。四明人。事見虞翻傳。注。鄉人蓋史直翁丞相也。

洪玉父舍人有侍兒曰小九。知書能爲洪檢閱。洪甚愛之。嘗月夜繕登滕王閣。洪賦詩云。桃花浪打散花樓。

南浦西山送客愁。爲理伊州十二疊。緩歌聲裏看洪州。後因兵亂失之。洪悵恨不已。又和前詩云。西江

東畔見江樓。江月江風萬斛愁。試問海潮應念我。爲將雙淚到南州。已而洪□復尋得其人。

梅聖俞送人知鄆縣詩云。君行問鮚埼。殊物可講解。一寸明月旗。中有小碧盤。生意各蟠蟠。黔角容夫夫。

顧音賦利。越俗久疲憊。鮚埼事出西漢地理志。注。鄆縣有鮚埼亭。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一小蟹在其腹中。堵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亭。埼鉢以反。

小杜夢游宮詩。精切如月白電霓霞。風乾燭鼓櫓。霓霞則借月白。燭鼓則言風乾。皆移換不動。所以爲佳。

才興發時。

呂東萊漢家宗廟有神靈。寄語胡兒莫狂蕩。漢家宗廟有神靈。西漢全語。見王莽傳元后云。

東坡新竹簷時云。臥此八尺黃瑠璃。瑠璃世人但知有青色。而不知有五色。顏師古注。西域傳辨之甚詳。

引大秦國五色琉璃。且破孟康注。言青色是指瑠璃者。非真瑠璃也。

山谷詩云。明知不是翦刀催。本宋之間詩云。今年春色長。應爲翦刀催。

老杜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鶩然。出古樂府云。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柳三變詞。漸亭皋葉下。隨首雲飛。全用柳輝時。柳輝時云。亭皋葉下。隨首秋雲飛。

看朱成碧。出吳均詩云。看朱忽成碧。誰知心眼亂。李白有尊酒行。亦云。看朱成碧顏始紅。

老杜慎勿近。前丞相噴出古樂府。春梁之下有縣鼓。我欲擊之丞相怒。

後山楊柳藏鴟。白門下出古樂府。暫出門白前。楊柳可藏鳥。

山谷杯行到手不留殘。用王仲宣詩。合坐同所樂。但訴杯行遲。

老杜主人敬愛客。出曹子建詩。公子敬愛客。

東湖此身終挺拂衣閒。出謝靈運詩。高掛七州外。拂衣五湖裏。

老杜同姓古所教。不受外嫌。猶用古樂府放歌行。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

韓退之雪擁藍闕馬不前。三字出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驅馬涉陰山。山高馬不前。

老杜白首淒其出。謝靈運詩。懷質亦淒其。

後山平生西方願。擺脫區中緣。出謝靈運詩。想像昆山姿。猶遊區中緣。

山谷堂前水竹溝。清華用選時。謝叔源。水木溝清華。

東湖大樹進涼颸。涼颸二字出謝元暉詩。輕扇生涼颸。

山谷謝人惠筆詩云。莫將空寫吏文書。用樂天紫毫筆。詩慎勿空將彈失儀。慎勿空將錄制詞。

老杜野航恰受兩三人。樂天云。野艇容三人。

歐公詞云。杏花紅處青山缺。本樂天詩。花枝缺處青樓閉。是風流時世妝。出樂天諷諫詩。元和時世妝。

山谷詠明皇時事云。扶風喬木夏陰合。斜谷鈴聲秋夜深。人到愁來無處會。不關情處亦傷心。全用樂天詩意。樂天云。峽猿亦無意。罷水復何情。爲到愁人耳。皆爲斷腸聲。此所謂奪胎換骨者是也。

樂天鹽商詩云。南北東西不失家。風水爲鄉舟作宅。東坡魚蟹子時正取此塲。

老杜立登要路津。要路津三字出還詩。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東湖呂侯難築一何綺。一何綺三字出還詩。有高談一何綺。又高文一何綺。

東萊晚暮臺圭老不厭。夜經晨免多見破。夜經晨免出說苑魏文侯事。

山谷百年中半夜分去。一歲無多春再來。全用樂天兩句。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

東坡江上愁心千疊。山上愁心出唐文粹。張說有江上愁心賦。

東坡放魚詩。不用辛苦泥沙底。出天樂詩。不須泥沙底。辛苦覓明珠。

老杜詩用桓叔教出楚詞招魂。桓叔密餌有餌餌些。

退之君來呼我出。張良入賈門限張良二字出古樂府梁簡文詩毛娘貌本絕限將入耗韓。

山谷試說宣城樂。停杯且試聽。取退之番禹軍府盛欲說暫停杯。

東坡老守自醉罷松折。取退之起舞先挾霜松搘。

東坡公言百歲和風狂。取退之詩百歲如風狂。

山谷簡編自憐。窮愁到仍昆。取退之聯句。併勸速憶錄。箇笏自憐韻。

老杜側生野岸及江浦。出蜀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

東坡婉娩幾時來。入夢出退之。旅宿夢婉婉。

東坡素月流天掃積陰。素月流天出文選月賦。

東坡玉女窗明處處通。出文選靈光殿賦。玉女窓而下視。

荊公虎闖日光夾鏡當坐隅。夾鏡出文選顏延年頰白馬賦。雙曉夾鏡兩櫓協月。

韓子蒼樓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用唐人孫叔向溫泉詩。雖然水是無情物。流到宮前咽不流。

其詩見顧陶唐詩類選。金華溫泉集作王建詩。非也。子蒼在館中時。同舍李希聲賦上元詩。押九字韻。館

中諸公皆和。獨子蒼和九字尤工。云坐看星橋開鐵鎖。臥聞雷鼓落銅丸。事見前漢史丹傳。諫元帝節音。

律學。山谷清江引云。全家醉著蓬底眠。家在寒沙夜潮落。醉著二字出韓偓詩。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

端船。荊公別開小徑圍松路。只與鄰僧作往返。東湖化之云。與客登臨定自好。它時無客與僧遊。

山谷平山行樂自不思。豈有竹西歌吹愁。出杜牧之詩。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

山谷胸中五色絛。袖袞用工深。出杜牧之詩。平生五色絛。顧補舜衣裳。

東坡美滿風帆十幅湘美滿字出杜牧之詩。千帆美滿風。東湖亦用美滿字云。正須美滿十粉晴。

山谷詩云。十度欲言九度休。萬人羣中一人曉。曾吉父云。此正山谷詩法也。其說盡之。

東坡詩云。公是主人身是客。舉觴登望得無愁。用樂天心是主人身是客身是字本諺語。身猶言我也。如

張飛自言身是張翼德可共來決死。及宋彭城王義真自閩中逃歸謂段宏曰。身在此可刎身頭以南。使

家公望絕。謝滄云。身家太傅老。此類甚多。皆以身爲我也。韓子蒼詩云。身今老病投炎瘴。最憶冰盤貯蘿

蓀。亦用身字。

老杜食微不願餘。不願餘三字出還詩。左太冲詠史云。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

東萊少作。有白墳忽從林外過。青山常在馬頭看。佳句也。

東坡歸來晚歲同元亮。卻掃何人伴。敬通。敬通偶衍字也。卻掃字不見本傳。江文通恨賦云。敬通見抵罷

歸田里。閉關卻掃。棄門不仕。東坡蓋取諸此。

山谷馬上時時夢見之。夢見之三字出還詩。遺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

東坡誰謂他鄉復異縣。天遣君來破吾願。他鄉各異縣出還詩。

韓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出左太冲詠史詩。言論華實尼。詞賦擬相如。

後山作南豐先生歌詞云。侯芭才一足。白首太玄經。本李白詩。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東萊詩云。布帆此去應無恙。用李白詩。布帆無恙挂秋風。李董用世說。顧長康語。

韓子蒼太一真人歌云。脫巾露頂風颶颶。脫巾露頂四字出李白詩。脫巾挂石壁。露頂流松風。

東坡在徐州作長短句云。半依古柳賣黃瓜。今印本作牛依古柳賣黃瓜。非是。予嘗見坡墨蹟作半依。乃知牛字誤也。

顧陶唐詩類選二十卷。其間載杜詩多與今本不同。顧陶唐大中間人。去杜不遠。所見本必稍異。今併錄

同異于後。山河扶搖戶作星河浮。織戶研劄月中桂。作折桂月中桂。破柑柑霜落刀。作破瓜霜落刀。烏蠻蠻

遠隨。作黔谿蠻遠隨。老夫貪賞日。作老夫貪賞日。秋至輒分明。作秋至轉分明。伴月落邊城。作伴月下邊

城。家貧仰母慈。作家貧賴母慈。大迎會宿客。作大憎聞宿客。池中足鯉魚。作河中足鯉魚。賦或似相如。作

賦或比相如。老思筇竹杖。作老思筇竹柱。衰疾那能久。作衰病那能久。吾豈獨憐才。作惟我獨憐才。勝迹

魄羅宮。作傳是魄羅宮。丹青野殿空。作丹雘野殿空。欲挂雷徐劍。作欲把雷徐劍。乘爾亦已久。作乘汝亦

已久。感動一沈吟。作感激一沈吟。擗柳枝枝弱。枕杷樹香作楊柳枝枝弱。枕杷對對香。暗飛螢自照。水

宿鳥相呼。作乘螢自照。水宿鳥競相呼。白花蕪外朵。青柳槿前梢。白花蕪外朵。青柳槿前梢。取醉他鄉

客。相逢故國人。作取醉他鄉酒。相逢故里人。與來今日盡君歡。作與來終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作

卷將短髮猶吹相。明年此會知誰健。作明年此會知誰在。去年今日侍龍顏。作去年冬至侍君顏。九重春色醉鶯桃。作九天春色醉鶯桃。不通姓字蟲豪甚。作不通姓字蟲豪困。宮女閨函近御筵。作宮女閨函遙。

御筵黃牛峽。靜灘聲轉作黃牛峽。淺灘聲急。僻視但一氣。作僻視但吁氣。明我長相憶。作知我長相憶。何以有羽翼。作何以生羽翼。又載風涼原上作一首。今杜詩無之。其詩全錄於此。陰森宿冥端。霧露溼松柏。

風涼日初晚。下嶺望川澤。連山無晦明。秋水千里白。佳氣鬱未央。聖人在凝碧。闕門阻天下。信是帝王宅。海內方晏然。廟堂有良策。時貞守全運。龍去遊說客。余忝南臺人。尋憂免貽責。以此見杜詩尚多。今集中所載亦不能盡也。

呂東萊詩云。舊遊可數終難又。難又二字出韓文祭李郴州云。謂此會之難又。

韓退之詩。稍稍新月偃。俗本作稍稍。刑公改作稍稍。董令狐澄本作稍稍。澄本最善。刑公用此改定稍稍者細也。見方言。白德天詩。亦用稍稍筭成竹。

王平甫在三館曝書。見韓幹所畫馬。作畫馬行。又作畫馬跋云。明皇召幹上南薰殿。問曰。汝奚不師陳翊。是時翊擅名天下。幹奏曰。臣不願也。明皇曰。然則汝以何爲師。幹曰。飛龍廢數萬匹。皆臣師也。余於是知幹真善畫者。蓋以筆墨之迹。口耳之傳。而臻神妙之品者。古今未之有也。又以爲彼一輩史耳。且能不忧殆於此。有遺恨焉。然少陵爲幹贊。則又愛其駿健清新。疑其論曹韓二人之詞。不能無抑揚耳。善論文者。當知昔人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因此可以求著書者之意。又云。幹自言不顧師陳翊。而少陵以幹爲曹韓弟子。無乃一時傳者失其指歟。惟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則爲知言。蓋中心無蔽於外物。然後有見於理。此不易之論。而莊生所謂窮繩羸鼠者是已。此可以爲學者之法。平甫於此。蓋三致意焉。予讀之。犧然有當於心。其論幹不顧師陳翊。蓋以自況也。平甫在熙寧間。不與其兄雷同。是亦幹不顧師陳翊之比。故平甫言之重詞之復。有深意存焉。

荊公詩史詩。最於義理精深。如留侯詩。伊川謂說得留侯極是。予謂武侯詩。說得武侯亦出。又如范增詩云。有道弔民天即助。不知何用牧羊兒。又誰合軍中稱亞父。直須推讓外黃兒。詩史詩有如此等議論。它人所不能及。

小杜秋夜宮詞云。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含蓄有思致。星象甚多。獨言牛女。此所以見其爲宮詞也。

老杜得隱娘芙蓉隱。當如隱几之隱字。讀守歲阿戎家。東坡云。當作阿咸家。乃是。

少遊揚州詞云。寧論得馬魚龍。得馬魚龍四字出鮑昭乘城賦。

韓子苍少以詩見蘇黃門。黃門贈詩云。我讀君詩默無語。恍然重見儲光羲。人間黃門何以比儲光羲。貢

明云。見其行誠布絛似之。唐人李涉善爲歌行。如才調集所載雞鳴曲。荆公大喜。選載燕王好賢築金臺詩之類。皆全篇有思致。而詞近古。

山谷詩云。小艸有遠志。本艸遠志葉名小艸。

老杜詩能飢稚子色淒涼。能字讀作奈。用西漢能風與旱之能。玉山高並兩峯寒。並讀作傍。亦用西漢並字也。

歐公在禁中作端午帖子云。綵索盤中結楊梅。纓裏紅薑用古樂府酒中就喜子。纓裏得楊梅。然古樂府

櫻裏楊梅。不爲端午言。乃爲除夜言也。除夜安得楊梅。

荆公扇詩云。髣亂敍橫特地寒。荆公嘗自書此詩。云髣亂敍斜。不言敍橫也。蓋敍當橫。惟亂則斜。

古今詩人有離騷體者。惟李白一人。雖老杜亦無似騷者。李白如遠別離云。日慘慘兮雲冥冥。猶溫煙兮鬼嘯雨。鳴皋歌云。雞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鄰。蝶蠻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如此等語。與騷無異。

李白云。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老杜云。荒庭垂橘柚。古屋蠻龍蛇。氣餽蓋相敵。陳無已云。寒心生蟋蟀。秋色上梧桐。蓋出於李白也。

書往往披蓋非博者不能也。

呂東萊喜晏元憲詩。樓臺冷落收燈後。門巷清虛埽雪天。蓋說得上元後天氣極佳。故東萊自有詩云。江

城氣候猶含霽。艸市人家已挂燈。蓋因元憲之時。觸類而長。記作蕭何。韓

予家空青喜晏元憲。可惜月明風露長。在人歸後。每作郡處。燕客多令歌者。以此爲湯詞。亦取其說得

客散後風景佳故也。

山谷詩云。蓋狐常直筆。踏少居中子。案西漢賦以數切諫。不得久居內。爰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少居中乃爰。爰事非汲黯也。

山谷漁父詞。新婦磯頭新月明。女兒浦口暮潮平。沙頭蠻宿戲魚驚。此三句本顧況夜泊江浦六言。山谷每句添一字而已。新月。暮潮戲魚。乃山谷新添也。

東湖晚年在德興作漁父詞。甚高雅。云。七澤三相碧。艸連洞庭江。漢水如天。朝廷若覽元真子。不在營邊。卽酒邊。明月照夕陽。船遊魚一似鏡中縣。絲綸釣餌都收卻。八字山前聽雨眠。遊魚一似鏡中縣。本沈雲卿詩。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遊。上句老杜曾用。下句東湖用之。東湖皆對子韻此詞。且云本雲卿之句。自擊節不已。